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客方言》点校

KEFANGYAN DIANJIAO

◎ 陈修 点校

一、日母、古白娘

八呼母，与半呼声相似

五呼，此母与古音稍近者也

六呼母，皆从美补切，古亦有此

《正百篇诗》多读为满以切音也

《入唐韵正》引之谓失

八呼母本直补阿母

《入唐韵正》引之谓失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 ◎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出版基金项目
◎ 梅州市人民政府客家研究学术出版基金项目

《客方言》点校

◎ 陈 修 点校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方言》点校 / 陈修点校. —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6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ISBN 978-7-5623-2874-2

I. 客… II. 陈… III. 客家话 - 方言研究 IV. H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0443 号

总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营销部电话: 020-87113487 22236378 22236185 87111048 (传真)

E-mail: z2cb@scut.edu.cn http://www.scutpress.com.cn

责任编辑: 黄冰莹 孟宪忠

印刷者: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7.875 字数: 235 千

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 册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编委会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春生	刘日知	刘志伟	李 嘉
李俊夫	陈春声	陈伟民	何星亮
吴庆洲	吴永章	林伦伦	周大鸣
栾 栋	麻国庆	黄志繁	程 颢

主 编: 房学嘉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宋德剑	肖文评	邱国锋	房学嘉
钟晋兰	夏远鸣	曹知博	曾令存
温昌衍	雷近芳	谭兆风	薛访存



总 序

刘日知 程飏^①

在中国地域文化中，客家文化是一个涵盖中华民族传统哲学、民俗、建筑、宗教、艺术等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传统精髓的重要载体，以其民风民俗的古朴而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因而客家研究得到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美学、建筑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青睐，在海内外受到高度重视。粤东梅州具有“世界客都”之誉，是海内外客家人的故园圣地，保存有丰富的客家人文资源，具有开展客家历史文化研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嘉应学院地处梅州市，依托客家文化资源优势，将客家研究作为学院主要科研特色，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客家研究院。

客家研究院一路走来，一直得到广东省教育厅、梅州市委市政府、嘉应学院领导的全力支持和国内外同行的热情关心。客家研究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89年的“嘉应大学客家文化研究室”。1990年1月，遵照叶选平、黄华华等领导的指示，在客家文化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2006年4月，嘉应学院与梅州市人民政府联手，决定打造客家研究更高更大的平台，将梅州的客家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以客家研究所为依托，整

^① 刘日知系中共梅州市委书记，程飏系嘉应学院院长兼客家研究院院长。

合校内外各学科相关方向的研究力量，组建“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与“梅州市客家研究院”。随后研究院向广东省教育厅申报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经过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全面深入的评估论证，2007年7月，广东省教育厅正式批准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

客家学重点研究基地申报的成功，既是广东省教育厅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对研究院长期以来在客家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肯定，说明嘉应学院的客家研究工作在全省所处的领先地位，当然这种领先地位的形成是与梅州地处客家腹心的地缘优势息息相关的，但更重要的是嘉应学院与梅州市的客家研究学术团队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的结果。嘉应学院开展客家研究的历史悠久，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一直十分注重客家文化研究，并且取得的成就在海内外客家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海内外研究客家的重要阵地，每年都有大批著名学者前来访学交流，并经常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如研讨会、夏令营等。

客家研究院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等诸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的客家学研究取向，在嘉应学院的客家研究中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与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长期以来，梅州比较封闭的山区地理环境，使得客家文化在这个区域能够比较原生态地保存下来，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宝地。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同时也是客家学作为一门学问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地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民族观念的输入和客家自我意识的觉醒，一批梅州籍的著名学者，如黄钊、温仲和、饶芙棠、邹鲁等，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积极提倡研究客家社会历史文



化，使之逐渐成为客家地区学术发展的传统和主流，取得了众多学术研究成果。1933年罗香林以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而撰写的《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标志着客家学的基本确立。从此，客家观念深入人心，客家学对梅州，乃至整个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后，客家研究因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归于“寂静”。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客家研究重新崛起，发展至今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门显学。近20年来，嘉应学院依托这一文化资源和地域优势，致力于客家民俗、客家历史、客家社会、客家方言、客家文学、客家美术、客家音乐、客家建筑等文献和口述史的收集与整理，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多学科地开展对客家人文资源的挖掘与研究，发展和完善客家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其特色是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参与体验”的方法与历史学的文献训诂、考据、文本解读等方法结合起来，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关注社区（community）历史以及社区与超越社区的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

客家研究院继承罗香林等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先后与美国、法国、日本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的学术界开展合作研究，组织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活动，进行客家民俗文化的挖掘、整理与研究。从1990年开始，先后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谢剑教授合作研究“围龙屋与客家宗族组织”项目，与法国远东学院劳格文教授合作研究“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项目，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孔迈隆教授合作研究“客家古文书研究”项目，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研究“客家在乡商人与地方文化”项目，与中山大学合作研究“潮客文化与族群互动”等项



目，努力运用民俗学、历史人类学方法研究粤闽赣客家的生态、民间信仰和乡村社会、族群关系等，尤其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族群与民间信仰、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乡村社会组织与社区关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版了多部有影响的著作。其中与法国远东学院合作的“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项目，研究方法与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尤其在开展具有奠基意义的客家民俗学研究中，对民间宗教、民间文献和仪式行为给予高度关注，其学术成果在国内外同行中有较大影响，其工作被称为“考今学派”。

客家研究院坚持把建设地方文献资料库，建立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献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作为客家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关键环节，给予高度重视。重视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利用梅州的地域优势和嘉应学院在海外学术联系方面的有利条件，在开展各项工作计划时，尽量争取海外学术资源的支持，与海内外同行建立密切的学术联系。使国际合作渗透到学术研究的各个环节，让国际交流与合作“内化”为学术研究过程自然而然的成分。尤其在定期组织召开国际性的客家学术研讨会，邀集海内外知名学者来校，就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议题进行专门研讨，加强学术交流与学术建设等方面更具特色。客家研究院运用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获得海内外同行的认可和肯定。据统计，仅2000年以来，就举行了15次大型学术活动，其中以2003年12月的“客家文化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1月的“比较视野下的客家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2006年11月的“纪念罗香林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7月的“粤东客家地域社会与文化学



术研讨会”影响尤为巨大。参会学者分别来自美、英、加、日、新加坡、法、韩及中国港澳台、北京、上海、江苏、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高校，其中不少是国际著名学者。

客家研究院坚持学术研究与成果出版相结合，注重提升梅州客家研究的社会影响。依托专业刊物《客家研究辑刊》，为客家研究学界构建学术交流平台。将研究成果分门别类出版“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使之成为社会共享资源，则是落实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客家研究院的发展规划之一，首批书目包括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历届在客家研究院（所）举办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精选。这是客家学走向世界、客家研究院打造学术品牌关键的一步。

客家学在国际学术界仍属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学术的竞争相当激烈，未来几年，是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能否继续保持这个学科在国内的学术优势，并继续提高国际交流和对话能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各位同仁在继承老一辈学者开创的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坚持以学术为本位，立足学科前沿，发挥地域优势和既有的学科优势，固本培元，苦练内功，加强学术积累，发展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改革管理体制，进一步增强学术创新和学术竞争能力，保持在客家学研究领域的国内优势地位，不辜负广东省教育厅、梅州市委市政府、嘉应学院的期望，抓住机遇，吸取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努力把客家研究院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让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成为学术基础更加稳固，并有较强发展后劲的一流的客家学研究基地。

是为序。



点校者前言

《客方言》作者罗翊云（1868—1938年），字藹其，广东兴宁径南星曜村人。罗氏自幼颖异力学，年逾二十即举于乡，后入京，授内阁中书。民国四年（1915年）自京返里，于新坳背邻祖祠筑“遯夫山房”，聚徒讲学，从此撰著《客方言》一书。应国立中山大学之聘，1927年赴广州，充任文学教授，后数年得校长邹鲁署检，《客方言》编为国立中山大学国学院丛书第一种。

《客方言》的著述，据其门人所《跋》“师尝授以《尔雅》音韵训故，讲贯精微，而客籍语抵之出于其间者，复以条举而详说之”看来，其体例与篇目，与《尔雅》相仿。《客方言》始于“释词”，终于“释鸟兽”，共十二卷。以客话为词目，接着引例经典详加证明，说明客话之古音古义，于解经义，其义益精。客话“往往足以解释经疑”“尤多周秦以后、隋唐以前之古音”，因此作者为了“古语奥折，非证以今语不能通，反是以思，今语变迁，非证以古语其能通乎”之目的，写下了这部《客方言》，此外作者还为了补黄香铁、温慕柳、杨恭桓等人对客话解释之不足；也因为客人“以言语异广东诸县，常分主客，褊心者或鄙夷之，以为蛮俚，播之书史。自清末以来，二三十年之中，其争益剧”（见章炳麟《序》）而著述。今天我们看来，《客方言》一书正如书《跋》言：“书贯穿古今，旁综通言，其于发皇民族之精神，促进国语之统一，岂曰小补之哉。”客方言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在当今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浪潮中，为客方言地区的人，掌握两话对应规律，学好普通话，起着巨大的辅助作用；同时对现代语言学界、语言研究者，亦将有所帮助。另外，本书在释词中摆脱了宣扬封建迷信的桎梏，如“释言”，“巫者以术驱鬼，其名曰出鬼火”条下引证说：

“造为鬼火之诞说，以惑世愚民，往往贤知之士亦信为真，可笑亦可恨也。”这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进步意义。

《客方言》著述之目的意义，以及今天应给予肯定的价值，是毫无疑义的。不过本书在民国初年由中山大学刊出后，尚未曾有人做过整理工作，作者在解释词义上存在不少牵强附会、证引迂回、削足适履、引入玄虚之境等问题，均未进行订正。这些，希望读者阅读时留心辨析。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本书在引证经史古籍方面，原文亦有不少讹误，比较明显的在此次整理中都做了更正，不改动作者原文，只用“注”附在每卷后面。讹误类型有：①引书篇名倒误，如，“盛多曰忤”条下引“诗柔桑”乃“诗桑柔”之误；②错引篇名，如，“以杖击人曰擎”条下引“公羊传宣二年”，其实是“公羊传宣六年”之误；③误引诗句作篇名，如，“释肆”条下“诗敦弓或肆之筵”，句中“敦弓”应为“行苇”之误；④引书原文增字减字现象更为普遍，常因引文减字而造成语意不明，如“释地”引用《释名》“丘宛宛如偃器”，少一“有”字，以致句子不完整，其原文是“有丘宛宛如偃器也”语意明确；⑤截词取义，又不指明出处篇名，难以通顺文义，如“释草木”引文“诗或籛或揄，揄读若由，故以之韵蹂叟浮”，此乃引自《诗·大雅·生民》第七章“或舂或揄，或籛或蹂，释之叟叟，蒸之浮浮”等句而来；⑥尤其引用《说文》较为混杂，“段注”窜入正文，亦有其例，原文倒顺亦为常事，即使引用原文又不说明所据版本，自取所需，致有释义之微异，如，“畦谓之田唇畔”条下引《说文》“畦，稻田畦也”。据《集韵》、宋本《说文》则为“稻中畦也”，《韵会》作“稻中畦埒也”，段本《说文》作“稻田中畦埒也”，今本及《文选》“注”作“稻田畦也”；⑦引文杂糅，不能成句，如“释言”引“伯棼射王，汰辋，及鼓跗，又，繇辋汰辋，以贯笠毂”这段话，乃截取《左·宣四年传》及《左·昭二十六年传》杂糅而成，令人费解。诸如此类，因体例限制，不一一枚举。阅读时宜加注意，并参阅本注可也。

以上仅为举隅之谈，管窥之见。本课题已列为广东高校重点科



研项目。本书整理得到中山大学潘允中教授的大力支持，在此鸣谢。然限于本人能力，漏断与错断之处，在所难免，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以便修订。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 陈修

2009年1月



目 录

《客方言》序	(1)
《客方言》自序	(2)
《客方言》卷一	(8)
释词	(8)
《客方言》卷二	(22)
释言(上)	(22)
释言(下)	(61)
《客方言》卷三	(125)
释亲属	(125)
《客方言》卷四	(137)
释形体	(137)
《客方言》卷五	(151)
释官	(151)
《客方言》卷六	(160)
释饮食	(160)
《客方言》卷七	(166)
释服用	(166)
《客方言》卷八	(189)
释天	(189)
《客方言》卷九	(193)
释地	(193)



《客方言》卷十	(200)
释草木	(200)
《客方言》卷十一	(214)
释虫鱼	(214)
《客方言》卷十二	(227)
释鸟兽	(227)
《客方言》跋	(234)



《客方言》序

广东称客籍者，以嘉应诸县为宗，当宋之南逾岭而来时，则广东已患人满，平原无所寄其足，故树艺于山谷间。犹往往思故乡。其死也，下窆数岁之后，必启而检其骨，内之一定陶器中，使可提挈，幸佗日得归葬。至于今七八百年，子姓蕃衍，遂世世为侨居之民。家率有谱系，太氏本之河南，其声音亦与岭北相似。性好读书，虽嫠人子，亦必就傅二三年，不如是，将终身无所得妃耦（客人有“不读书，毛老婆”之儿歌），盖中州之遗俗也。以言语异广东诸县，常分主客，褊心者或鄙夷之，以为蛮俚，播之书史。自清末以来，二三十年之中，其争益剧。余独知言蛮俚者为诬，常因其《方志》为《岭外三州语》，盖本之温氏书，犹未完具；最后得兴宁罗翊云《客方言》十卷，所记逾于温氏盖三四倍。上列客语，下以小学故训通之，条理比顺，无所假借，盖自是客语大明，而客籍之民亦可介以自重矣。方域之中，言语节奏，不能无殊别，盖自古而然，《周官》虽有听声音、谕书名之制，要以大体相合，其辨不在小苛；“六书”有转注，所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者，若考老、但裼（古音如髻）之伦，不为叠均，则为双声，以其音有小异，故判而为二文。若举国无异语者，焉用此重沓为也。其后去本逾远，末流亦益分，遭乱迁徙，又不尽守其故。当汉之时，迁闽粤之民于江淮间，其地遂空；近世福建之民，悉后来占籍者也。四川以流寇之祸，荡然无唐宋遗民，今箸籍者，其本皆自外来。二者事例为最著，其它小小迁徙，不可纪录。幸而与土箸同化，久亦无所别；不幸保其旧贯，声音礼俗与土箸不相入，遂相视若异类，若是者，世固多其比。以广东辨世系最严，而嘉应诸县人特知本，学者能通古今语以自贵，故其事尤暴于世。世有不幸同其比者，法于罗氏则可也。民国十一年六月余杭章炳麟序。

《客方言》自序

粤有客籍旧矣，客者，别乎主而称之也。稽诸往牒，《元和郡县志》载程乡（即今梅县地也）户口无主客之分，惟《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皆分主客。是主客之名，当起于宋。然自宋迄今，绵历千年，已成无客非主，而我辈曷为仍以客称？曰：客之所能同化者户籍也，而其不能同化者礼俗也、语言也。礼俗以昏丧为著，其繁文琐节，妇人女子，断断争辩，自常人视之，不值一噓，而考诸礼，乃皆皎然，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往往足以解释经疑。若夫语言，尤多周秦以后、隋唐以前之古音。林海岩曰：客音为先民之逸韵（《客说》）。陈兰甫曰：客音多合周德清《中原音韵》（《嘉应州志·方言》引）。黄公度曰：有《方言》、《广雅》所不能详注，而客话犹存古语者，有沈约、刘渊之韵已误，而客话犹存古音者（书《客说》后）。三君之说，皆为知言。今且详引音学大师之说，以为客音存古之征。钱大昕曰：古音字纽有端透定，无知彻澄；有帮滂并明，无非敷奉微。章炳麟叹其言淖微闳约，非闭门思之十年，弗能瞭也。今考客音，知与照无别，穿与彻无别，床与澄无别，其无舌上音，与中州音同。而谓知为低，与古读支如鞮合也；谓值为抵（值得曰抵得），与古读直如特合也；谓中为东（中心曰东心），与古读中如得合也；谓至为鼎（至远曰鼎远，至好曰鼎好），与古读至如壺合也；谓涿为笃（雨湿衣曰笃湿），与古读涿如独合也。是皆舌上归为舌头，与钱氏之说符，其证一也。轻唇之音读为重唇，钱氏之援证博矣。今考客音，如：谓飞为卑，谓负为辈，谓分为奔，谓粪为笨，谓斧为补，则皆呼入帮纽也；谓扶为蒲，谓甫为谱，谓肥为皮，谓冯为蓬，谓吠为焙，则皆呼入滂纽也；谓舞为毋，谓微为眉，谓尾为米，谓无为茅，谓巫为谟，则



皆呼入明纽也。他如：切纺以披养，切发以晡遏，切问以谟愠，切覆以圃屋；船方呼为船帮，莲房呼为莲滂，脚踏呼为脚盘，藩笏呼为波笏，若斯之类，更难枚举，皆轻唇读入重唇，与钱氏之说合，其证二也。章炳麟曰：古音有舌头泥纽，其后支别，则舌上有娘纽，半舌半齿有日纽，于古皆泥纽也。今考客音，如：儿氏切尔，尔声今在日纽也，而客音则读泥，上声；而主切乳，乳声今亦在日纽也，而客音则读能，去声；如甚切任，壬声又日纽字也。《说文》：大熟曰饪。今谓饪，作泥淫切，声近南。徵之于古，《诗》：饮饯于祢。《韩诗》作于泥，《易·系》于金柅，子夏《传》作金柅，则尔入泥母也。古尔音与乃近，尔声之姊，奴蟹切音乃，古文作乳，则乳古音亦如乃，今谓牛乳，俗书作牛奶，则乳入泥母也。《释名》：男，任也。又曰：南之言任也。《淮南·天文训》：南吕者任包大也。南与耐声相近，如淳《汉书·高帝纪》注：耐，犹任也。并以声为训，则任入泥母也，此合乎章氏日纽归泥之说也。《广韵·脂部》女夷切出尼、柅、恹、呢等字；《肴部》女交切出饶、饶、呶、恹等字，今皆入娘纽。客音则女夷切者，读同奴低切，与泥不异，女交切者，读为奴豪切如恼，转平。徵之于古《夏堪碑》，仲尼作仲泥，知尼、泥同音，而凡尼声字从之。《韵会》饶，尼交切，音饶，与《广韵》异，则皆入泥纽也，此合乎章氏娘纽归泥之说也。大抵客音读娘，概与疑混用，疑母不必用娘母也；至日纽之字，如：然、而、如、若、儿、戎、冗、扰、仁、让、柔、辱，今语皆归影喻；如：饶、肉、蹂、日、冉、染、任、人、热、软、人、忍，客音皆归疑纽，以客人不能作日纽也，是与章说互相发明，其证三也。此皆论母纽也。顾炎武曰：真、淳、臻，不与耕、青通。然古人于耕、青韵中字，往往读入真、淳、臻。今考客音耕、清韵婴声诸字，与真韵因声诸字无以别也；清韵之情、贞、成、盈、呈，与真韵之秦、真、臣、仁、陈，无以别也；青韵之经、屏、萍、荇，与真韵之中、贫、苹、频，无以别也；真韵之亲音与清同，臻韵之臻音与精同，就如顾说非三百篇之正音，抑亦秦汉之古音矣，其证四也。江永《古韵标准》阳、唐